东莞5打工女被陌生男绑架火烧强暴

3月27日晚上11时许,在东莞虎门一家发廊打工的菲菲(化名,四川人)和茵茵(化名,河南人),被前来洗头的陌生男子带走,之后被歹徒控制在东莞长安的一间出租屋内。此后几天里,歹徒让她们给自己的亲人以及发廊老板打电话索要10000元现金。

从28日凌晨开始,歹徒们不断对她们进行各种凌辱,每天轮番用打火机灼烧她们的皮肤。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被绑架的几天里,菲菲等人每个晚上还要遭受看守她们的3名歹徒轮奸。4月1日凌晨,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菲菲偷打手机报警获救。

[目击]

赤裸女子窗口求救

4月1日上午,记者接到报料,称在长安一出租屋的4楼,一名女子正在窗口向外求救,而且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称是被人绑架。记者于当日上午9时30分赶到事发现场时,警方正在现场勘查,一辆警用越野吉普车上坐着一名红衣女子。知情人告诉记者,该女子正是裸身求救的女子,记者欲上前向其询问详情未果。9时40分,红衣女子被警方带离现场。

在现场,报料人周先生介绍,他住在事发出租屋对面,当天他刚起床正准备洗漱,这时从外面传来求救声,他探出窗口,只见20米外的对面窗口有一女子正在喊救命。该女子的求救声还惊动了周围的一些住户,大家纷纷报警。

最早进入现场的方方(化名)告诉记者,求救女子住在4楼,而她则住在5楼。当天8时许,她听见来自楼下的求救声后,伸出头朝下看,求救女子称她是被人绑架到这里来的,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

"绑匪刚走,麻烦你帮我报警并把底下的大门打开。"方方下到4楼进到房间后非常吃惊,"她全身上下都是伤口,最大的伤疤比鸡蛋还要大!"几分钟后,警方和当地治安队员赶了过来,警方借了一套衣服给求救女子穿上。

当天下午,记者见到了刚从派出所接受调查回来的房东。据房东介绍,当时来租这间房子的租户是一男一女两人,自称是两口子在附近一工厂打工,没想到住了没多长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让房东有些懊悔的是,租房时忘了索要身份证登记一下。

[事发]

同去消夜却被绑架

3日下午,在虎门南栅一间餐厅的包厢内,22岁的菲菲拉开上衣,背上20多个鸡蛋大小的伤疤赫然在目。经过3天的治疗,这些伤口稍有愈合的迹象。菲菲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伤口浑身上下至少有70处。说起被绑架的事情,菲菲自称那几天里受到的简直是"非人的待遇"。

3月27日晚上10时20分,菲菲所在的发廊里来了两名男顾客,他们开着小车,西装笔挺,手拿公文包,其中一人脸上有些痘疤(下称"痘疤"),另一人戴着眼镜。进店后挑了菲菲和茵茵为他们洗头。在洗头过程中,两男子不住地赞扬菲菲和茵茵的手艺。40分钟后,"痘疤"表示想请二人出去消夜以表谢意。没有过多的推辞,菲菲和茵茵随二人走出店门。上车时,菲菲发现在洗头时等候在店外的两名男子也一起上了车。

菲菲告诉记者,她身上类似这样的伤口至少有70处

车开动不到5分钟,"痘疤"突然问茵茵,10天前是不是拿了他老板的手机,茵茵说没有,"痘疤"重重地给了她一记耳光,蒙住两人眼睛。车在当地转了一个多小时后,最后在长安镇一出租屋前停下。"痘疤"打了一个电话后,从出租屋里出来两名男子,分别把菲菲和茵茵抱上4楼靠里面的一间房,是个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的小套间,角落是一个卫生间。茵茵吃惊的是,房间里还有3个男子和1个女孩。

进门后不久,"痘疤"命其他男子用胶布将菲菲和茵茵的眼睛和嘴巴以及四肢缠得严严实实,然后脱光她们身上所有的衣服。做完这些后,"痘疤"带着几名男子离开房间,留下3男子看守。当晚,3人分别强暴了菲菲、茵茵以及另外那名女子。不久,之前出去的几人带了两名女孩回来。从歹徒的谈话中,菲菲得知这两名女孩是他们从大岭山以同样的方法绑架回来的,而"痘疤"正是这个团伙的头目。

[受虐]

火烧、轮奸、捆绑、勒索

3月28日上午11时,"痘疤"从外面进门对屋子里的5个女孩说:"知道抓你们回来的目的吗?告诉你们,我们别的不要,只要钱!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每个人家里搞1万块钱来,就放人。"

29日下午2时,折磨从这个时候开始。看守的歹徒解开女孩们嘴上的封条,让她们分别给亲朋打电话索要钱物,并事先限制她们打电话的内容,不得多说一个字。其间,3名歹徒分别拿着防风打火机轮流灼烧她们的皮肤,并不得喊叫,若有人喊叫一声则会受到10倍的处罚。歹徒们看着菲菲皮肤上被灼烧的部位慢慢长起鸡蛋大小的水泡,然后他们狠心地将水泡撕破,并丧心病狂地用牙刷蘸着盐水在伤口上来回地刷,接着又有人在她的身上烧出第二个水泡……屋子里的女孩没人能幸免。歹徒把这样的折磨称之为游戏,接下来的几天,歹徒每天都在被绑女孩的身上玩这种"游戏"。

这天晚上,菲菲等5名女孩被看守的男子依次强暴后,她们的手被铁链反绑着挂在卫生间内的毛巾架上,高度刚好只能够踮起脚来站立,而每个女孩脚板心位置的地板上,还放着一些图钉。当晚,菲菲没有睡着。

30日晚上,菲菲隐约从"痘疤"等人的谈话中得知,从大岭山绑回的两名女孩的家属分别往他们的账上汇了10000元和6000元赎金。不久那两名女孩就被送走了。

31日下午,"痘疤"回来后见没收到什么效果,他将10000元勒索款降至5000元,并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还是收不到钱的话,他们会将菲菲等人的手筋和脚筋挑断后丢到野外。

菲菲所在发廊的老板娘告诉记者,她在3月29日第一次接到歹徒的勒索电话,绑匪称:"你有两个人在我手上,你拿2万块来我就放人!"绑匪没有讲清交钱的具体方式,但第二天又将一人1万元的价格降至5000元,并发来了账号,老板娘称她这期间始终没凑够赎金。

[求救]

厕所报警歹徒四逃

这天晚上,遭受多轮强暴与虐待后,菲菲等3人又被"挂"回毛巾架。大约凌晨4时,菲菲确定3名歹徒已经熟睡,她谎称要方便,唤醒其中一男子进来。该男子把她从架上卸下来,然后把茵茵和另一女孩从厕所带到房间。20分钟后,那名歹徒再次熟睡并发出鼾声,菲菲趁机悄悄潜到房里拿回自己的手机,然后关上卫生间的铁门,拨打电话报警。菲菲打电话的声音让几名歹徒迅速惊醒过来,他们使劲敲打卫生间的门。

遗憾的是,由于对周围环境不熟,菲菲报警时并未能说出被困的准确地点。4月1日清晨6时许,"痘疤"接到看守歹徒的电话返回,一伙人带着茵茵等二女迅速逃走。老板娘告诉记者,在逃跑的过程中,歹徒把茵茵和另一女子放了。

当天上午,菲菲在住户的帮助下第二次成功报警,不到5分钟,警方闻讯赶到现场解救出菲菲。

被解救出来后,菲菲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竟然有70多处,除了30来处为烟头烫伤外,其余都为打火机烧伤。而记者从老板娘的口中了解到,茵茵的伤口主要集中在乳房周边及腹部,有10处左右。

据《南方都市报》

末代格格:川岛芳子亲妹妹的传奇人生

她是末代皇帝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当这一切过去,她说:"人一辈子喜怒哀乐,哀啊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和很多人来分享。"

年青时的金默玉

现在的金默玉

虽然已经89岁了,但金默玉的生活习惯却像前卫的艺术青年:早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竞赛都是夜里头演呀。"她笑眯眯地说,开朗得犹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难相信,有着这样笑容的老人,身后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也曾是川菜馆的老板娘、靠打毛衣维持一家生计的家长;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而当这一切过去,她仍然可以说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肃亲王家的十七格格

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38个子女,其中21个儿子、17个女儿。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3个女儿:最大的汉名叫金璧辉,后来,她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觉罗·显琦。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1918年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虽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与作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规矩多多:"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现在的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谁呢?那字儿念'zhe'。"

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很固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1949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

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们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100块钱。这100块钱要喂养9张嘴:大哥的4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川菜馆,"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

两次嫁人,36岁初婚

1954年,36岁的金默玉结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个妻子因感情不和与他离婚。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1958年2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5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15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致命。"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申请了离婚。1973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在天津茶淀农场,金默玉用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声。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送给了手掌流着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生平只求过一次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显示,她的脊椎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19元2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

曾经在肃王府侍奉的保姆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40年后,金默玉终于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之后的十几年,她有了收获。

金默玉一直就想办一所学校。1992年初,金默玉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存款拿出来,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暗喻"爱新",表明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一员,又表明她在晚年为培养儿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爱心。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数年,1996年5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 据《环球人物》